

韓非子選注

上海人民出版社

韓非子選注

——

附錄

韩 非 子 选 注

上海市《韩非子选注》注释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

韩非子选注
《韩非子选注》注释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875 插页 2 字数 173,000

1976年2月第1版 1976年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2171·88 定价: 0.71元

出版说明

韩非(约公元前二八〇——前二三三年),战国末期韩国人,先秦杰出的法家理论家。《韩非子》这部充满着强烈战斗气息的批孔文献,生动地记录了地主阶级战胜奴隶主阶级的艰难的战斗历程,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阐明了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理论基础,是集法家思想大成的著作。

韩非生活的战国时代,在奴隶起义的推动下,封建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已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新兴地主阶级要战胜奴隶主阶级,必须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激烈的复辟和反复辟斗争作出理论上的总结。《韩非子》的问世,标志着革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在思想上的成熟。

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提出了一条完整的法家的思想政治路线。他在亲身参加韩国的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逐步形成了巩固和加强地主阶级专政的法家理论。韩非并没有停留在韩国一国的经验上,他考察了其他各国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状

况，考察了各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儒法斗争，为新兴地主阶级夺取全国胜利，提供了比较完整的经验。韩非高度评价了“法治”理论对地主阶级革命的巨大作用，指出：“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馑，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韩非的“法治”理论的具体内容就是“法”、“术”、“势”三者的结合。所谓“法”，就是体现新兴地主阶级意志的政策、法令；所谓“术”，指的是根据法家路线进行政治斗争的策略，包括任免、考核、赏罚各级官吏的方法和手段；所谓“势”，就是指君主的权力和威势。法、术、势三者不可缺一，但其中根本的是“法”。韩非强调“以法为本”，因为“法”从根本上体现了法家的政治路线。韩非认为，如果把法、术、势三者结合起来，就能建立起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这是对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简明概括。这种“法治”理论，作为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意识形态，当然包含着强调对劳动人民进行镇压的一面，要批判地加以分析和鉴别；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奴隶主贵族的分裂、复辟阴谋来说，确实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是历史的进步。

韩非在总结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历史经验时，还特别强调要警惕钻进封建国家机器内部的奴隶主复辟势力篡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危险。他从韩、赵、魏等国变法失败的沉痛教训中认识到，钻到政权机构中来的奴隶主贵族野心家、阴谋家，是最危险的敌人，“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未尝不从尊贵之臣也”（《备内》）。因此，他特别强调要善于“烛重人之阴情”，“矫重人之奸行”（《孤愤》），及时粉碎他们的复辟阴谋。

在《韩非子》中，对反动的孔孟之道也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韩非继承并发展了商鞅、荀况以来的法家批判孔学的传统，并把对儒家的批判提高到反对奴隶主复辟的首要地位。他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痛斥了危害地主阶级统治的“五蠹之民”，把儒家列为“五蠹”之首，并指名道姓地对复辟的祖师爷孔丘进行了批判。韩非认为，不对儒家的反动理论进行批判，地主阶级专政就无法建立和巩固。他提出了“当今争于气力”的思想，论证了地主阶级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实质也是对儒家“仁政”学说的有力批判。韩非还激烈地抨击了儒家的复古思想，痛斥儒家言必称“先王”的谬论，他用社会变化和历史发展的大量事实，雄辩地说明了“古今异俗，新故异备”的道理，论证了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的，社会制度也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决不能“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五蠹》）。他把历史的发展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阶段，认为不是一代不如一代，而是“新圣”超过“先王”。他理直气壮地歌颂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进步事业，抬出了地主阶级的“新圣”，而把奴隶主阶级的“先王”踩到脚下，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

韩非关于法家和奴隶主贵族“不可两存之仇”的思想，反映了他对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贵族之间尖锐对立关系的认识。他认为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确立法家思想的优势，禁止儒家的“书简之文”，杜绝“先王之语”。他说：“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五蠹》），反映了新兴的地主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对奴隶主贵族实行专政的要求。

在《韩非子》中，还强调了耕战政策对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经济基础的意义。这种耕战政策的实行，致力于发展封建的农业经济，适应了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但是，韩非毕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肯定了社会历史是发展的，但却看不到也不可能看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而把历史的进步归之于少数新兴地主阶级的“新圣”。由于看不到劳动人民的力量，他在《孤愤》等文章中，总是感到自己势孤力薄。他企图从经济上去解释社会矛盾，本意是为了否定孔孟的“仁义”说教，但结论却落到了错误的“人口论”上去。这表明韩非的历史观不能摆脱唯心史观的范畴。这也决定了韩非不可能彻底批判孔孟之道，也没有能够完全战胜孔孟之道。这是韩非的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所造成的。

目 录

五蠹	(1)
显学	(29)
孤愤	(46)
说难	(57)
定法	(66)
难势	(74)
二柄	(85)
扬权	(92)
说疑	(105)
忠孝	(126)
观行	(136)
诡使	(140)
六反	(150)
八说	(164)
奸劫弑臣	(179)
问田	(197)
亡征	(202)

难一	(212)
难二	(236)
难三	(254)
后记	(276)

五 蠹

【题解】《五蠹》是韩非的一篇主要著作，它为新兴地主阶级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政治纲领。“蠹”就是蛀虫。这里说的“五蠹”，是指五种为害国家的人，即“学者”（儒家之徒）、“带剑者”（游侠刺客）、“言谈者”（到处游说的投机政客，主要指纵横家）、“患御者”（逃避农战，依附奴隶主贵族的人）、“商工之民”（工商奴隶主）。韩非痛斥“五蠹”，尖锐地指出，不扫除这些蛀虫，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就会败亡。

本文集中反映了法家厚今薄古的历史观，着重批判了儒家颂古非今的历史倒退论，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观点，来论证新兴封建制代替没落奴隶制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文中强调“当今之世”必须“争于气力”，否定“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主张实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治。韩非把企图复辟奴隶主贵族专政的儒家列为“五蠹”之首，指出“儒以文乱法”，表明了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势不两立的斗争。但是，韩非把历史的发展看成是“圣人作”的结果，说明他的历史观仍然属于唯心主义的。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①。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

有巢氏②。民食果、蓏、蚌、蛤③，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④，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⑤，而民说之⑥，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⑦。近古之世，桀、纣暴乱⑧，而汤、武征伐⑨。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⑩；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⑪，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⑫，必为新圣笑矣⑬。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⑭。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⑮，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⑯，冀复得兔⑰，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⑱。

①不胜，经受不起。三句意为：上古的时候，人民少，禽兽多，人民经不起禽兽虫蛇的侵害。

②“号”下原无“之”字，据王先慎《韩非子集解》补。作，兴起、出现。构木，架木。悦，喜悦、爱戴。王(wàng 旺)，作动词，统治的意思。有巢氏，和下文的燧人氏都是我国古代传说中原始社会的氏族首领。五句意为：有圣人出现，在树上架木作为住处，以避免野兽虫蛇伤害，人民爱戴他，让他治理天下，称他为有巢氏。

③蓏(luǒ 裸)，瓜类的总称。蚌，同“蚌”。蛤(gé 格)，蛤蜊。

④臭(xiù 秀)，气味。恶臭，难闻的气味。

⑤燧(suì 碎)，原始取火的工具。钻燧取火，钻木取火。一说燧，同“礲”，礲石。钻燧取火即钻礲石取火。这句意为：钻燧取火烧烤食物以除去腥臊气味。

⑥说，通“悦”。⑦禹，传说中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首领。鲧(gǔn 滚)是禹的父亲。相传鲧曾领导治理洪水，后来禹继承他的工作，完成了治水事业。决，开掘、疏通。渎(dú 读)，沟渠、河道。鲧、禹都是治水的英雄，但儒家把鲧歪曲为反面人

物，这里置鲧于“圣人”之列，是对儒家观点的否定。

⑧桀(jiē杰)，名履癸，夏朝最后一个君主。纣(zhōu宙)，名辛，商朝最后一个君主，曾致力开发我国东南地区，把他和桀并列，作为反面人物的典型，是缺乏分析的。

⑨汤，商汤。武，周武王。汤、武征伐，指商汤灭夏桀、周武王灭商纣。韩非用历史进化论观点，把人类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阶段，认为历史是发展的，一代比一代进步。但他把历史的发展归结为“圣人作”的结果，仍然属于唯心史观。

⑩夏后氏，指夏朝。两句意为：如果在夏王朝的时候，还有人在树上架木作住处和钻燧取火，那一定会被鲧、禹当作笑话了。

⑪殷，商王朝传到盘庚时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以后商也称殷。周，周王朝。

⑫美，赞美。尧、舜，都是传说中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首领。舜是尧的继承人。

⑬新圣，指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韩非以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为“新圣”，把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先王”踩在脚下，这在当时起了很大的政治动员作用。

⑭是以，因此。期，希望。修，学习、遵循。法，效法。常可，常规、陈规。事，这里指社会情况。因，因此、由此。备，措施。四句意为：因此，圣人不遵循古法，不墨守陈规，要根据不同时代的情况，制定相应的政治措施。

韩非从进步的历史观出发，来论证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必然性。

⑮株，树桩。⑯释，放下。耒(lěi垒)，古代翻土的农具。

⑰冀，希望。复，再次。

⑱先王，以前的帝王，指被儒家理想化了的奴隶主统治者，如周文王、周武王等。儒家妄图复辟西周奴隶制，提倡“法先王”。三句意为：如果今天有人再想用先王的办法来统治人民，那就象守株待兔的人一样愚蠢可笑。这里韩非辛辣地嘲笑了那些复古倒退的儒家顽固派，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①。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②。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③。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④。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⑤。

①丈夫，这里泛指男子。实，果实。四句意为：古时候，男子不耕地，野生果实足够吃；女子不织布，禽兽的毛皮也足够穿。

②三句意为：不用艰苦劳动而供养充足，人民少而财物有多余，因此人民不争夺。韩非的说法是不科学的。原始社会中由于生产力不发达，人们为了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也要进行艰巨的劳动，同时部落与部落之间也常有争斗。

③三句意为：因此用不着厚赏重罚，而人民自然治理得好。

④大父，祖父。

⑤倍赏累罚，即厚赏重罚。四句意为：因此人民多而财物少，劳动艰苦而供养菲薄，所以人民之间发生争夺，虽然用厚赏重罚也不免混乱。韩非试图从经济上去解释当时的社会矛盾，反对儒家虚伪的仁义说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但他把争夺的起因归结为人口多财寡，就落到错误的“人口论”上去了。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斲①，粢粢之食，藜藿之羹②，冬日麕裘③，夏日葛衣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⑤。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耜以为民先⑥，股无胈，胫不生毛⑦，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⑧。以是言之⑨，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⑩。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

之^⑪。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
薄厚之实异也^⑫。夫山居而谷汲者，媵腊而相遗以水^⑬；
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⑭。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
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⑮。是
以古之易财^⑯，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
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土橐，非下也，权重
也^⑰。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⑱。故罚薄不为慈，
诛严不为戾^⑲，称俗而行也^⑳，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
事^㉑。

①茅茨(cí 慈)，茅草盖的屋顶。剪，修剪。采椽(chuān 船)，没有
加过工的树木做的椽子。斲(zhuó 浊)，砍削。两句意为：茅草
屋顶没有剪齐，木椽子也不加修削。 ②粢粱(lì zī 利资)，粗
粮。藜藿(lí huò 梨获)之羹，野菜汤。 ③麕(ní 尼)，小鹿。麕
裘，鹿皮衣，这里泛指以兽皮为衣。 ④葛衣，麻做的衣服。
⑤监门，守门的人。服养，指衣、食、住等供养。两句意为：即
使守门人的生活也不会比这更差的了。 ⑥耜(chā 插)，掘土
的工具。两句意为：夏禹治理天下时，亲自拿了工具干在人民
前面。 ⑦股，大腿。胫(bá 拔)，肌肉。胫(jīng 劲)，小腿。两
句意为：大腿消瘦，小腿无毛。这里形容劳动艰苦。 ⑧臣
虏，奴隶社会把俘虏当奴隶，这里泛指奴隶。两句意为：即使
是奴隶的劳动，也不会比这更艰苦。 ⑨以是言之，由此说
来。 ⑩夫(fú 扶)，发语词。第二个“古”字，通“故”。多，称
赞。三句意为：古代人让掉帝王地位，不过是舍去守门人的供
养而离开奴隶般的劳苦，所以把天下转让给别人也并不值得
称赞。 ⑪累世，几世。絜(xié 协)驾，系马套车。四句意为：
现在做县官的人，一旦死去，他的子孙好几代都有马车坐而不

失富贵，所以人们看重做官。 ⑫四句意为：因此人们对于让位的事，可以轻易辞去古代天子之位，却难以舍弃今天县官的职务，这是因为实际利益厚薄不同的缘故。 ⑬谷汲(jí 及)，从山谷里取水。𧇛(lóu 楼)，指古代二月祭饮食神的节日。腊，指古代冬季祭百神的节日。遗(wèi 卫)，赠送。两句意为：住在山上要到山谷里取水的人，在节日时以水作礼物互相赠送。 ⑭庸，通“佣”。买庸，雇佣人工。窋(dòu 豆)，通“渎”。决窋，开排水沟。两句意为：居住在低洼地区被水所苦的人，雇佣人工来开沟排水。 ⑮饥岁，荒年。饷(xiǎng 响)，同“饷”，供给食物。穰(rǎng 攘)岁，丰年。食(sì 四)，供给食物吃。六句意为：所以，荒年的春天，即使对自己的小弟弟也不给饭吃；丰年的秋天，即使对疏远的过路客人，也一定招待吃饭。这并不是疏远自己的骨肉而偏爱过路客人，而是由于粮食多少不同的缘故。 ⑯易，轻视。 ⑰高，高尚。薄，薄弱。势薄，权势小。土，当作“士”，字形相近而误。士，通“仕”。橐(tuó 驼)，通“托”，依附于诸侯。土橐，即“仕托”，做官。六句意为：古代人轻易辞去天子之位，不是品德高尚，而是因为当时天子的权势小；今天的人争着做官，不是他们的品德卑下，因为现在官吏的权势大的缘故。这里揭露了儒家鼓吹的“禅让”的虚伪性。 ⑱这句意为：所以当今的圣人总是研究讨论社会财富的多少和权势的轻重而制订政令。 ⑲戾(lì 利)，凶狠、残暴。两句意为：因此，刑轻不能说是慈爱，罚重也不能说是凶暴。 ⑳称(chèn 趁)，适应。俗，习俗。称俗，指适应社会情况。 ㉑两句意为：所以政治制度要根据时代不同而制订，政治措施也要适应于政治制度。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①，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

戎②，遂王天下③。徐偃王处汉东④，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⑤。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⑥。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⑦。当舜之时，有苗不服⑧，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⑨。”乃修教三年⑩，执干戚舞⑪，有苗乃服。共工之战⑫，铁钺矩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⑬，是干戚用于古不用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⑭。

①文王，周文王。丰、镐(hào 号)，地名，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南洋水两岸。 ②怀，感化。西戎(róng 容)，我国古代西部的少数民族，分布在今黄河上游。 ③遂，于是。这句意为：就做了天下的王。 ④徐偃(yǎn 眼)王，徐国国君，当时徐国强大，他自号为王。关于徐偃王的时代，有多种说法，很不一致。徐国在今安徽泗县一带。汉东，汉水以东。 ⑤朝，古代臣下进见君主。有，通“又”。这句意为：有三十六个国家向徐偃王献地称臣。 ⑥荆，楚国的别称。荆文王，即楚文王。楚灭徐是春秋以来的一种传说，现存史籍中没有确切记载。 ⑦这句意为：时代不同了，政治制度也应不同。 ⑧有苗，我国古代的少数民族。 ⑨上，指统治者。两句意为：统治者道德不深厚而使用武力，这不是正确的办法。 ⑩修教，修治德教。 ⑪执，拿。干，盾牌。戚，斧。干戚都是古代兵器。这句意为：用干戚作舞具来舞蹈。表示不用武力。 ⑫共工，人名，古代神话中的英雄人物，这里可能是指禹以后的一个部落。 ⑬铁钺(xiān 先)，类似标枪一类的兵器。矩，通“巨”，长的意思。乎，于。铠(kǎi 凯)甲，古代打仗时穿的护身战衣，用皮革、藤条或金属片制成。两句意为：武器长的能击中